厚齋易學

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七

經上篇 同人大有

䷌ 離下乾上

同人

朱子發曰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猶初也五猶二也上猶三也九五應乎六二同人

也

勾氏曰上居位之貴肯同其下

程可久曰同者同其不同如春秋書同盟同圍之

同

司馬君實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與人

同者人亦同之與人異者人亦異之　又曰草木

鳥獸不可同也

李去非曰同人與比異比為人所比同人與人同

者也

衆上乾君也下應六二在下卦之中人位也故曰

同人言君上之同乎人此包犧文王命卦之旨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聖人與人同欲皆其義也

贊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李子思曰一陰疑可以統衆陽矣而位則居二故

止可以為同人之象而不可以為大有

趙氏曰一陰居二是柔得中而有謙以下同乎人

之象

朱子發曰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

李季辨曰天下之人所稟各異等倫則相絕也然其中有不約而同者天理之一也目有同視耳有同聽至於心獨无所同然乎以應乎乾為義

三說各以贊之一明之大抵孔子贊易五陽一
陰之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
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
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

雜卦曰同人親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陸希聲曰日離于天其體同也火炎而上其性通

也

此亦孔子新意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正叔曰不交則否相同則為同人義相反故相次　又曰世之方否必與人同欲乃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胡周父曰天下否塞之久人人欲其亨通是必君

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同心歸之

李子思曰乾坤六子迭相用事而象顯卦成獨中女之卦其象未見故作易者以離交乾設為同人大有二卦以盡之　又曰離之性上傳乎乾而乾之性亦下同乎離非復如向者乾上坤下兩不相交而否塞不通此同人之卦辭所以與否相反也案即否之乾上以離易坤初三兩爻變也序卦有正意而諸說旁通皆可以推之

右明卦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贊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陸希聲曰同人于野亨道大公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正叔曰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而无遠不同也天下皆同之何險阻之不濟哉

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卦爻言之則示阿黨之戒野外也二之從五離之麗乾皆自內而外理契至公則雖胡越之殊為一心私狥於己則雖室家之壼有異志

薛氏曰自朝及野君人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悔野方亨

楊中立曰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

李仲永曰以乾健而涉難无所不利陽以陰為難

五陽一陰故不足以為難而利涉焉

正義曰與人同心足以濟難

聞之曰古之聖人唯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際天所覆志无不通則成大事濟大難立大功无往而不利也以象言之野天際之象坤龍戰于野是也離中虛舟虛之象乾健行之象也際天所覆皆與人同則志无不通以健行舟則雖有大川涉无不利健以言其合衆力也

右明卦象

贊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李子思曰卦辭反否昔也不利君子貞而今也利君子貞

案君子貞以乾在上言否隔大同所以為利不利之別也

鄭舜舉曰人臣為羣陽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

彖爻多戒辭人君為羣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彖爻多吉

右明卦占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贊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蘭惠卿曰處同人之初始出門而同人者也

李季辨曰一陰在二衆陽所欲同也初最近之出門而相遇

劉氏曰六二在外門之象也

程可久曰六陰數耦動闢有門之象

案同人之時五陽皆同一陰在二初出即遇之六畫

一門之象也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六取象

於門

右明象

林黄中曰二五正應也初九六二以近而同宜若

有咎矣然初在二下不隔五路无乘陵之象又誰

咎之哉

案初九六二各當其位近而相得出門相遇非邀求結約以為同者也衆陽在外未嘗涉害誰得而咎之

右明占

六二同人于宗吝

贊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林黄中曰巽體為配同體為宗二於五為配於初

三為宗何者同離體也

李季辨曰衆陽皆欲同二而二與下體同同于宗也然非正故吝

張舜文曰親其所親則踈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

案初與三皆近而其情相得又離之為卦本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其相與之同決非乾之三陽所能間矣特同人之義貴乎大同不貴乎自私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當同人于野之時僅同于宗所以吝也

張敬夫曰同人于野則曰亨同人于門則曰无咎

同人于宗則曰吝推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彖卦曰同人于野亨與二也爻同人于宗吝不與

二也同比六二而一與一不與何也卦論成卦之

體爻論一爻之義也

右明爻義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贊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懼九五見
攻故有此象

胡翼之曰以剛據陽志好强暴欲私六二而奪其
應以不正加人不敢顯然興戎但伏於草莽又升
高陵以望之

張舜民曰離為甲冑為戈兵戎之象也諸陽莫不

顧同二而五以正應專有之三以炎上之剛欲與之戰自度內虛之力不足以當乾之剛健至于三歲不敢興也

都聖與曰愛惡相攻遠近相取物之情也六二柔中草莽之象也伏戎于莽下据六二之象也

劉子珪曰用壯而強欲人之同乎已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三歲不能興則五與二通矣

李季辨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案內據乎二伏戎以待五之至而敵之升高陵以望五雖三歲之久而不敢興何者下固不能以敵上私固不能以勝正也同人者師之伏也故因離之外剛為甲冑戈兵而取伏戎之象三歲不興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也其必待三歲十年何也遠近之勢異也其三歲十年之久近又何也屯者塞同者通時不同也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然以中正之道正應乎五三與之比而欲奪之故其象如此深見小人之情狀不曰凶者不敢發未至於凶也

司馬君實曰三四者上下之際異同之分也故迭爭而交不勝也伏戎于莽下襲上也乘其墉上陵下也三不興而四弗攻吉逆順之勢也

李子思曰天下之理聚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四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變也

右明爻義

九四乘其庸弗克攻吉

贊曰乘其庸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介父曰墉保内以扞外也

程可久曰墉限内三之象

李季辨曰四欲同二而隔九三故乘九三之墉

右明象

都聖與曰剛不中正犯義以陵人之象也位本陰柔則知義不勝之象也

程可久曰與迷復者異矣

張知常曰不曰悔亡而言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右明占

朱子發曰三非犯己二非己應乘墉豈其宜哉

胡周父曰二為卦主五為君位君臣同心三乃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則積歲不興弗克攻宜也

朱子曰乘其墉矣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故吉

郭子和曰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乘墉

之逼過於伏戎弗克之攻過於不興何吉之有本

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

業三四皆欲同二而二五正應君臣之義也誰能

奪之然三之不興僅免凶咎而四之弗克乃吉何

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也四之所欲攻者三也逆順

異也四之失在乘九三耳弗克攻則吉矣故曰吉

吉以弗克攻言不計其乘墉之失也抑又觀之同

人六爻皆无吉義聖人似太不恕也故於衆爻之

中擇其可吉者以九四當之

右明爻義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贊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林黄中曰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夫人乖離則悲遇合則喜此天下之至情也

程正叔曰五同於二而為二陽所隔自以為義直

理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案此與旅上九笑號先後正相反萃初六亦言號笑

右明象

贊又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代氏曰三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之傳曰如二君故曰克

王介父曰兩剛雖俱抗五然各欲擅其私而非同

心者也是以不能克五而為五之所克商周之不敵此之謂也

程可久曰卦反變為師故三四五皆言兵戈以此

右明占

程正叔曰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不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

王氏逢曰以剛居上非所以善同于下而又同乎已之應失同人于野之義九三九四所以悖之

楊中立曰雖克相遇止於後笑亦不言吉也

李子思曰物將有合也而或間之則不可以不去故頤中有物必噬而求合同人之卦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豈知有是事哉唯自二之五不免歷三四兩爻而後至經歷險阻而激起爭端此涉世之常也爭既息而二五自合豈終能為間也哉

案九五大君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令私繫所應是以彊弗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

伐下直舉而錯之爾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
私故也作易者以爲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
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
說卦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㭊五於二其悲哀之極至於號咷征戰之爭至於
大師不至於笑而相遇不止者以陰陽之至情君
臣之正應有眞同者存也孔子是以發明言外之

意曰其利斷金以見大師之必克也

右明爻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贊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案上去二遠孔子又發此占外之旨

朱子發曰乾天際有郊之象

張舜元曰需于郊亦乾之象也郊野皆以天際取

象或乾之初或乾之上唯其時物而已同人于宗

以其親也同人于門以其近也同人于郊以其遠
也若夫同人于野則與衆大同矣邑外曰郊唯取
在外之象

右明象

劉氏曰非无同二之志以遠而外不與五爭是以
无悔

毛伯玉曰有悔者悔而无及也乾之亢豫之遲是
也无悔者无使有悔也同人之于郊咸之其脢是

也悔已者无所可悔也恒之久中晉之衆允是也

毛說雖未必盡當一經之義亦可以推矣

右明占

楊廷秀曰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右明爻義

林黄中曰同人之時二五同心天下莫不同矣茍

非憑陵强暴之徒皆有同人之義是故初在二之

下不為九五之難自門而出即同於二同於二則

同於五矣上在五之上上不為六二之難自郊而入
即同於五同於五則同於二矣故唯初上之爻不
罹於悔咎也

案五陽欲同乎一陰而一陰不能皆同乎五陽則
以其同體者親之然失大同之義矣故曰于宗吝
若夫五陽之情九五以其正應且居尊而臨下必
欲同之而九三以同體而近以抗五九四又以九
三之隅也而攻三然終不勝乎九五之正應故終

於相遇而九三之伏戎不興九四之攻不克也若夫初上之遠近雖異而皆處不爭之地是以无悔咎之失

右明六爻

䷍ 乾下離上

大有

贊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程正叔曰居尊執柔物之所歸

楊中立曰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

馮當可曰上下五陽皆為已有所以謂之大有也

林黄中曰大有者有天下之大也剛為大而柔有之乾為大而離有之也

祟贊言尊位大中則諸侯大夫不與焉而止据卦義言之則大小不同而其為富有之義一也

蘭惠卿曰凡物非其有而有之則為大有若以天子富有天下言之則有礙若以卦義言之則有理

蓋以陽有陰以大有小于理為順而以陰有陽以小有大于理非所當也今五陽乃為一陰之所有迹若可疑然以其得尊位大中然後可以奄有天下而不為過也不曰有大而曰大有其旨微矣若夫序卦曰有大者則又就卦中别取義非命卦之本指也

鄭少梅曰以陽統陰可謂有衆不可謂大有

李子思曰衆陽象君子其出應文明之主者乎

說卦曰大有衆也

案此以五陽言之

右明卦義

象贊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右明卦用

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鄭少梅曰能大同然後能大有

林黄中曰同人之時天下莫不同矣然而未能有

之何也為其以九居五无含容之義衆陽並爭而未有歸也反而易之以六居五則并包兼容五陽雖欲无歸不可得也

毛伯玉曰天下之亂常生于不一故同人者諸侯之離合而大有者天下之元亨也

案傳曰同者有同也亦有不同者矣至大有然後天下一統故大有之六爻與同人之義相反蓋反對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陰得尊位大中而同人

之爭奪息矣

元亨

贊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程正叔曰以卦之材可以元亨即能元亨也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註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此不識卦義也　又曰卦名自有其義者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卦義為訓戒者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卦材言者大有元亨是也

朱子發曰有其大者未必元亨致元亨者由其材也

李子思曰大有蠱升鼎四卦言元亨者皆以柔應剛陽剛有應進而為亨通也

寀元者以有乾也應離故亨

程可久曰大有為太平至盛之時人君虛已以任衆賢以保盈成之業固自有元亨之道

鄭少梅曰大有之時盛德在火萬物赴亨嘉之會

二說皆可旁通

毛伯玉曰元亨二字盡一卦之義辭約而博矣

右明卦象占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案或以无交害為未涉于害然施於同人則文義有之大有无之也又以孔子九三小人害也例之則不通

贊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郭立之曰羣賢彙升已最下而无應

楊中立曰以剛健之才而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

張舜元曰上下咸應以柔接下之君已獨窮處有害君臣之義得无咎乎

案六五之君厥孚交如上下並交也已獨遠處而无交有害於應君之義

右明象

李仲永曰四不當位而不為之應匪我咎也

袁氏曰匪咎本非有咎也艱則无咎矣

都聖與曰无上下之交非其咎也唯待時而不易進焉然後无咎

郭子和曰難進易退士之常也當大有為之時為君子者豈不欲與衆賢並進哉踈遠而无交非其咎也然賢人在上必引其類乾非在下之物終必上進特進少難於諸爻爾終无咎也

右明占

蘇子瞻曰二應於五三通於五四與上近五獨立无交者唯初而已張子厚同

右明爻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贊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馮當可曰二應於五是不居其有以奉上故為大車以載有攸往之象

劉長民曰下乘陽為動上承陽為實得中之位為安五以虚中接下往則无咎

張舜元曰乾為圜為剛有輻有輪之象輅車之飾以金玉者蓋取諸乾也

林黄中曰六五有之而九二載之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五之所及者四上兩爻而已初與三遠非其應近非其鄰五雖有之勢所不及必得九二之臣自下而載之則初與三雖欲違

之不可得已

案中隔九四况五非正應往宜有咎特以大有之時乾之三陽皆為五有况非在下之物未有不上進者三陽同體本爻居中承上乘下行之以健與之俱進何咎之有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大有元亨之治九二之力居多

右明爻義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贊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李孚思曰居下卦之上爲三陽之長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者也

馮當可曰上九既不應己五居尊位衆陽宗之是其道可應而應之之象

程正叔曰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乃諸侯之常義

張敬夫曰公侯所有之民物所有之土地皆天子

與之者也必以是而通于天子若小人則認為已
物至有不供苞茅不修朝貢者也
朱子曰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
亨于天子之象
案位下之上長乎三陽居髙而能望六五大君之位
以其剛正之德應之此公侯之為方伯賢而能率
諸侯以通于天子者也不曰應而曰亨者以上无
正應能自通者也是文變則為兊陰小人也全卦

為睽不克通於天子之象

李子思曰君子道亨之時猶著小人之戒作易者

眞不忘於退小人者也

愚亦曰小人道長之時猶言大人之亨眞不忘於

進君子者也

王介父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天子有后

又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也帝以主

宰言天子以正位言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大

君天子之尊稱也

右明象占

鄭舜舉曰二應五四比五皆五之所能有也三於五无相得之義固當自通于天子

案大有之時五陽皆應六五有可通之義故易言之又疑其終於不通故著小人之戒

右明文象

昔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爻九變六為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乾變兌天為澤也上體離當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降心以逆公天子在上說心在下降心逆公之象不亦可乎見左氏僖公二十五年此因其時物而變亨為享古字通用則義亦相通又以公用亨于天子為天子享公也六五以虛中下接諸陽亦有此象

右明占法

九四匪其旁无咎

贊曰明辨晢也

正義曰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程可久曰本爻先於衆賢最近於君

郭子和曰賢者居近君之位自進於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

袁氏曰四與三疑於近而相得然離性炎上上承而不下比匪其旁可知也

都聖與曰比于三焉疑貳於君而有下比之咎然

其體則明其材則剛其性則趨上而不趨下

桼以全體言之五陽同德應五四近君宜引類以

進也以二體言之下三畫乾自為一卦上三畫離

又為一卦四五同體自相附麗彼乾之三陽自為

一朋四无與焉此大臣之遠權勢者也與同人之

九四乘墉異矣何咎之有

右明象占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贊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正叔曰虛中孚信之象上以信接下下以信事上故厥孚交如或謂與二交非五陽交孚于六五夫是之謂大有五中有剛處之以柔故五陽親之愛之而无敢犯敢慢之心所謂威如而吉也與同人之先號後笑克以大師者異矣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當大有之世爻爻皆有五為大有之主下當以有歸於上故諸爻皆以不自有為義唯五則言處大有之道倘下或有不歸於上則烏得為大有之時哉

右明爻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贊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李氏曰孔子贊象曰應乎天與此爻辭其意通也

為盛至上復而吝盛治備福孰如大有之上九者乎

說卦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李子思曰爻辭不言所以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由孔子然後申述之

王輔嗣曰五德有孚而已履焉履信之謂也五德

柔順而已乘焉思順之謂也

王介父曰大有大畜皆尚賢之卦乾陽物所謂賢也

張舜元曰人欲而天必從天祐而人亦歸信順之至天人交與故祐之以吉而焉往不利哉

棠丈止言自天祐孔子并及人助何哉以天道言之則乾陽上進爲天助也以人事言之則三陽並進爲人助也其實皆以乾之上復言也乾之三陽

又為衆賢之象已立乎卦外而上之亦為尚賢也然所以致此者亦豈氣數之必然哉下履六五交孚之信而近思六五柔中之順又能尊乾之賢而尚之所以自天之祐助不唯吉而且利而其利又无往而不然葢得君而不有其有也古之三公復政厥辟而享有備福者其應此爻乎

右明爻義

楊廷秀曰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

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嗚呼盛哉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八

經上篇　謙豫隨蠱

䷎ 艮下坤上

謙

程正叔曰有而不居謂之謙

朱子曰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

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

林黄中曰謙不自滿之貌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賛云虧盈而益謙序卦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皆以盈滿對謙而稱

李子思曰設卦命名多以畫之反對取義謙豫兩卦履小畜之對也履謙取畫在三豫小畜取畫在四特陰陽之畫不同爾皆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在下卦三陽之上其位不順故謂之小

畜一陽在下卦三陰之上其位則順故謂之豫一陰在上卦三陽之下其位則宜故謂之履一陽在上卦三陰之下其位非宜故謂之謙以一陽五陰之卦其位象也一陽之在上下者為剥為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為比象衆之所歸也陰為衆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從而玩焉以實象言之則山在地中

以虛象言之則高處卑下內止外順皆其義也艮

三爻尤吉蓋自處者下也

雜卦曰謙輕而豫怠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林黄中曰自大有之謙變其四陽其不動者六五

九三爾六五為君九三為臣變其四陽而君臣歎然自居於單弱之中是以謂之謙也古之有大物者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富貴崇高守之以卑夫是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此謙之所以次大有也

案同人大有五陽一陰謙豫五陰一陽亦反對之義也然同人大有一陰在二五之中謙豫一陽在三四陰陽升降之象也正猶師比畜履之序特五陰一陽與五陽一陰相反爾夫大有則滿盈故次

之以謙而大有之終有變謙之象何也其占曰吉无不利而謙下三爻吉上三爻利乃其兆也

右明卦序

亨

贊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案以天地之道卑下釋謙光明上行釋亨又自天

道而下推廣謙亨之義

程正叔曰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亨矣

石守道曰六十四卦惟謙六爻无悔吝皆吉能謙

則亨通也

君子有終

贊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正義曰小人行謙不能久長唯君子有終

李子思曰謙之為卦指九三一爻故其辭亦曰君

子有終　又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唯君子之人然後能久非君子則吾固知其不能終也

林黄中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九三之盛德有九三之大功居九三之極位而不以謙行之終者鮮矣是以他卦九三類多凶咎唯謙則曰君子有終彖既發之於前爻又申之於後以明有終之義在於九三而不在上六也

案九三一陽象君子止於下卦而不上進有終之象蓋艮止之性安於謙也若上六則小人而无終矣卦爻多言君子者以羣陰之盛在他卦則為小人也故曰君子別嫌乎小人

右明卦象占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贊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林黄中曰謙之為言下也下卦之下謙而又謙者

也

案上一卦謙也下一卦亦謙也又處下焉故當謙謙之義

右明象

李季辨曰互體坎居其前大川之象林黄中同

蘭惠卿曰用涉與利涉不同用者自我用之不若利之无往不濟也聖人教人苟遇險難當用謙以濟之

王介父曰利涉則其材其時利於涉耳用涉則用此以涉然後吉也

右明占

馮當可曰以陰柔處一卦之下盡謙之義他爻之所不及

案六陰柔小人之象謙退艮止其材柔弱其處卑下若小人特牀下之巽耳何所用之焉得吉聖人以為謙非小人之事也於是以告君子焉所貴乎

君子者以其德之盛也德盛而禮恭此謙之所以為美也禮恭而又自下焉謙之至也所處之謙人道所好以此涉世何事不濟尚可安於艮止而為楊朱氏之學也哉

右明文義

六二鳴謙貞吉

贊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蘭惠卿曰情發於聲凡物有不得於其心必形之

聲音之間
李去非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凡鳴者皆有激於其
中者
案卦有二鳴謙此爻與上六也上六之於九三陰
陽相應而六五為謙之主隔上六之路故上六鳴
焉而欲三之應之也此爻之於六五陰陽不相應
而九三近而其情相求故此爻鳴焉而欲五之應
之也上之於三六五之陰柔終不能間而應之也

易此爻之於五九三宗乎衆陰而應之也雖然三
雖近權臣也五雖遠大君也自非艮止之性居中
守正鮮不歸於三而忘五矣此其所以吉也諸說
支離皆不足据
右明象占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贊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以羣陰歸之象

程正叔曰以陽剛之德居下體履得其位衆陰所宗上為君之所任下為民之所服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已

王氏逢曰位高而有功行之以謙能終之者其唯君子乎

袁氏曰初六之謙謙有德而謙者也有初必有終故不言有終九三之勞謙有功而謙者也克終者鮮矣非君子不能也故外爻皆以君子言之有者

不能必无之辭

李季辨曰互體坎勞卦也故曰勞謙居艮之上萬

物終乎艮故曰有終

張知常曰吐哺握髮之事其勞如此非君子能有

始卒乎

此說亦通

右明象占

說卦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案以一陽統五陰此非常卦之比夫一陽之下方進者為復得中者為師若夫謙與豫皆失中者也而謙之九三又重剛而不中居多凶之地若非卦以謙為體其不恃功伐而憤悍難制者鮮矣聖人知其艮止於下而无上進之心故目之曰勞謙又以文義无終不上進之理進則為豫六五已有貞

疾之象又進則為比又進則為剝皆非保祿位之善也懼其鮮克有終也故戒之以有終則吉所以存君臣之大義而保君子之功伐祿位者其旨微矣

右明爻義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諸說難通

贊曰不違則也

李氏曰居坤體之下順之至也履重陰之位柔之

至也如是者无往而不謙亦无往而不利

王輔嗣曰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自上下下之義

也承五而用謙則上行之道也故无不利

程正叔曰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

靡不利於施謙

都聖與曰撝去三之承己而辭遜以為謙者也蓋

德視己為懋材視己為高功視己為多而位猶在

己下能辭遜以為謙而不敢當其承己之禮也

案以柔居陰謙之至也下則九三有近而相得之情上則六五為謙德柔中之主无所不利无爭奪也以柔乘剛有功伐者謙在己下撝去而辭之不敢當其過謙乃得中也

右明象占

袁氏曰先曰无不利而後曰撝謙非因撝謙而後无不利也

都聖與曰四无不利而謙五侵伐而无不利蓋材

之稱否不同也

張敬夫曰下三爻直言吉上三爻皆設戒艮體止而有守故吉謙極而復執坤順故不得不戒

李子思曰艮之性以謙而靜止故吉坤之性以謙而順動故利靜者得吉常多而動者非謙則不能利也

右明爻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贊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林黄中曰承乘皆陰不富之象不富而能以其鄰者其志同也

劉長民曰逺人離畔不為之用唯用其鄰

蘭惠卿曰五謙卦之主執謙而尚有負固不服者則當侵伐之蓋指九三也自本爻言之則為勞謙君子自六五言之則為有功剛過之臣三陰同志故无不利

馮當可曰三以孤陽處衆陰之中有強梗不服之
象
案不有其富而用其鄰所以侵伐无不利五陰之
卦復剥以本末言也比大君也在二而得中者師
也上進則為謙為豫皆不得中故豫之彖利行師
而謙之五上皆有侵伐行師之象也九三一陽據
乎二陰之外止而不進有諸侯自擅如春秋霸者
之象與大有九三之亨於天子者異矣自君子言

之則為有終自公侯言之則為異志易之取象不可以執一求也无不利云者侵利也伐亦利也柔服亦利也夫五以君討臣伐之可也焉用侵曰彼據艮山之阻而得民未易克也坤衆也陰弱也以其衆則利伐以陰弱則利侵要在必克而已矣

右明象占

趙氏曰謙豈用師之道哉唯坤之順而後可以言利也師之六五利執言豫之利行師皆以坤也

古語有之師以順動爲武蓋以此也

右明文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贊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劉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聲音亦多以憤而發上六以謙在上而三猶跋扈於下宜其志未得而至於鳴也

案鳴巳之謙所以聲三之罪三之罪何也晛于近

而不上應也在他卦則應爻所歷陽為之隔而陰
无隔陽之理唯五陰同應一陽則近者相得而遠
雖正應亦不相應如豫之初六是也
右明象
耿睎道曰未嘗鳴而不應未可罪也既鳴矣乃止
而不應則其罪可征三得民非衆无以勝之故利
用行師
蘭惠卿曰三在下而已之正應猶已之邑國也

右明占

案謙以下為貴而上則所處者高陰以近陽為貴而上則去三也遠此所以上鳴而三不應三不應而征之何也下四爻為謙者也上二爻治謙者也已以謙接下而所當應者不我應焉此而不治則卑巽而非謙矣謙非巽比也巽者陰伏於下而謙則中藴陽剛者也以謙接下而下不應必治之矣然則與六五之義何如曰五大君也以謙治天下

者也故以其鄰侵伐而无不利此天子率諸侯以

討二者也上人臣之位高者也以謙治其邑國此

如魯成公之墮郈費者也

右明爻義

張敬夫曰下三爻直言吉艮體止而有守也上三

爻皆設戒謙極而復執坤順不得不戒也

李子思曰下三爻艮以謙而靜止故吉上三爻坤

以謙而順動故利

王輔嗣曰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悔吝者以謙也

案六爻之義无不善者以五陰皆謙者也獨九三以一陽居下位之上然退處坤道卑退之下而不驕亢艮象為止而主卑退成謙之義在此一爻也然細玩爻義則九三以陽剛居謙為有功勞盛大而不伐之象在他卦則衆陰之所歸在謙之世則位高功大而衆之所不與者也故初雖卑下猶以

三為大川之難二近之而志在于五四近之而撝卻其謙五上則以正治之者也然則以謙居下而功大位高猶為上下之所忌如此況驕亢者乎為人臣者可以知所戒矣

右明六爻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

案一陽已獨為正應二三隔之已无由進故先鳴以求應然陽唱陰應乃為常理陰先鳴是以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案豫九四象權臣權之所在衆之所趨初其應也則鳴求豫三其承也則盱求豫舉世皆趨四以為說焉知有五君也哉二者五之應人臣在下者也三陰同體則宜同趣況二介其間所宜相挻以進于四而二居中履正知有君臣之分不狥權勢者

也知四之不可奪而五之不得應遂與初三如石之不相入翩然而下不俟終日此孔子不脫冕而行者歟内卦爲貞故離之三言日昃乾之三言終日二之日故有不終日之象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案三四本近而相得然震動而上坤靜而下上下異趣故有此象聖人警而誨之曰盱豫固有悔矣去之不勇遲戀不去則猶有後悔者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案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躭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强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春秋時不惟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案人情之逸樂始雖為之猶未敢肆至於昏冥忘返則安於豫矣是其習成也又以一陽在柔主之側衆皆趨之惟二中正不隨流俗遠四而知避五雖中而不正近四而相逼二可去而五不可去此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奈何為九四者固當自任不疑合天下之才以致和豫之治為衆陰者固當以説豫自戒不徇乎四以致君臣之義為六五者

又當震厲自强委任大臣勿使其專以怠豫為戒

則聖人設卦生爻之義明矣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案六二中正謂之小子何也易之取象自本爻言

之不計二之德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案九五剛明中正為隨之主一世之人所宜隨之也然六位之次以一隨二以後隨前不至於四不能違五也故震之三爻俱動而進惟四之隨使四認以為已所獲私擅於下以是為貞无乃權太過而取凶乎惟其與五同德相孚在於率之以隨五以盡事君之道使上下昭然皆知其道在此而无

他疑焉則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

案嘉之為言中心相好之謂妃曰嘉耦婚曰嘉禮禮曰嘉會然則九四有孚于九五者葢其所嘉者也其所嘉者何也居大臣之位能率一世之人以隨乎君是可嘉也然則四孚于五則曰道五孚于四則曰嘉惟其時物而已若謂嘉為六二正應之配則卦有隨義不取應矣

上六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案西者上六之象成兌之主也山者兌有伏艮象又居一卦之上最高之象也

☶☴ 巽下艮上

蠱

贊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案此以九六升降合二體 言之推原致蠱之由非以是即蠱也

趙孟問秦醫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李氏曰器陳則蠱穀腐則蠱事惰則蠱蠱為敗意

蘇子瞻曰器久而不用則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

案醫家病水與氣血者皆謂之蠱而制字之義皿

以承物物壞則蟲生為蠱蠱之名義秦醫二氏得之訓釋家見秦醫謂惑亂之所生便以惑亂為解非也

雜卦曰蠱則飭也

郭立之曰柔在內事之所以起剛在上蠱之所以飭也謂事蠱則當修飭非以飭蠱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案此取風落山之義爲象

右明卦用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正義曰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也

林黄中曰傳不云乎無故者必有其故也聖人深

究天下萬物之情狀知其無故而以喜隨人必將

有事焉是故受之以蠱

案隨之有蠱直反對耳序難通故兼豫以爲義

右明卦序

元亨

贊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李子思曰元亨者一陽之動有所感應而為亨通也陽動而有為不以巽陰之惑而輒止則雖大難皆可以涉也

朱子發曰治蠱之道在乎上下之志交而元亨則天下治矣

程正叔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
卦之材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
袁氏曰巽而止所以為蠱巽而止之所以亨蠱
案孔子因成卦之義遂言蠱元亨而天下治則元
亨者亦以剛上柔下巽而止合卦變二體之材也
今二說各據其一合而觀之則得孔子之指矣卦
之所以有元亨之材者以乾之一陽自初復於上
而坤之一陰自上復於初一升一降相為往來有

元亨之象也又自成卦觀之初二五上四爻皆失位而當位者特中之二爻耳凡物之蠱敗者先自外始而其中未敗此蠱之所為可飭而有元亨之義也又以治蠱之敗言之則巽而止之所以為元亨之道也

右明卦象

利涉大川

贊曰往有事也

蘭惠卿曰事蠱而不修則益以頹敝不可視漏忽
傾如涉川之期於必濟無所畏縮
林黄中曰方蠱之時非垂拱無為而治者也書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若畏其難而憚其勞
則燕安苟且終於委靡而已矣
李子思曰巽為木乘木而往濟則利涉大川之象
也若涉淵水古有此語文王述之以為象然不曰
涉川而必曰大川者若泛泛涉水不足計也必有

大患難大險阻大功力然後著象以告人然遂卦

取象不一端此卦巽木在下舟之象也艮之四五

中虛乘木舟虛之象也自初至四坎水之象也舟

實則溺虛則濟故為利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贊曰終則有始天行也

林黃中曰自大橈造甲子起於五行自甲至癸為

天一地十之數自子至亥如乾坤十二位之象

程可久曰蠱非訓事而事之敝則蠱故君子必飭之日有十辰有十二相錯而為六十天行也其六十之間為甲之日六先三日後三日者飭蠱貴復始故取甲也

蘇子瞻曰先甲三日子戌申也後甲三日午辰寅也無九五以幹之故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若夫巽之先庚午辰寅也後庚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

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於彖而言於五明此九五之功也

馬氏曰甲十日之首蠱造事之端舉初而明始也

陳氏曰甲爲令首庚者申繼之謂蠱者造事之始巽者號令之常

程正叔曰甲舉其首庚猶更也

郭子和曰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過六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初九

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歷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

李仲永曰蠱者事也言不可一日不事事也

案甲庚之說諸儒不勝其異或取仁義或取納甲或取丁辛文王有象而無義孔子但言終則有始天行也諸儒求其說而不得故應失之鑿爾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故釋菜用丁祭郊用辛祓除用巳若乃更新申命播告天下與天下更始則須用剛日此蠱巽所以有取於甲庚也甲取造端

之始庚取申命之後義各有主甲者乾之一陽自
初申上凡歷六爻故在下卦歷三位為先三日之
象又至上卦歷三位為後三日之象蠱飭而治上
窮而反則剛復來初為泰蠱終則泰始泰終則蠱
始一治一亂一終一始此天道也孔子所謂終則
有始不過如此若夫巽則有取於申命造命在前
非巽之事故九五之君稱無初有終耳

右明卦占

左氏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見僖公十五年謂蠱敗而後元亨利涉大川其三去應三日之義易之知來如此或曰此連山歸藏之占也

右明占法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贊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馮當可曰乾為父坤為母乾剛升而上乾不成乾則父之蠱也坤柔降而下坤不成坤則母之蠱也

程正叔曰初六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主其事子幹父蠱也

張敬夫曰艮止於上巽順於下無為而尊於上者父之道也服勞而奉於下者子之道也故蠱之卦

多言子幹父事

右明象

胡翼之曰得巽之體能用權以幹父事代父之任而成家者子之職也一不能然是無子矣

陸希聲曰能幹父事則人謂之君子之子

王輔嗣曰能堪其事考乃無咎也

正義曰父沒稱考在亦稱考康誥云奔走事厥考又云大傷厥考心此避幹父之文故變云考也

都聖與曰考言其成德也事業之實必承其命故幹蠱則稱父毀譽之名必要其成故言無咎則稱考也

張子厚曰處下而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右明占

程正叔曰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非有能濟之義聖人以當蠱之始專言為子幹蠱之

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

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朱子發曰乾初九之上父往矣子來居父之位其

事不正咎也乃危厲之道則變而之正於考為無

咎於已為終吉貞事之幹幹父之蠱則變而正矣

陰居下正也

呂與叔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幹者以身任其

事不敢避也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

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無
咎五用譽也
朱子曰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
治蠱而考得無咎然亦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袁氏曰夫蠱言子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君者君
臣之義取諸父子而移之者也
張敬夫曰能盡子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
可治天下可平故孔子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案六自坤來居乾之初幹乾之事有子如此父雖
沒而無過矣夫居下位而無應輒專其事又不當
位非所安也然一家之蠱終歸修飭豈非得乎使
為人子者以其不安而不敢任事蠱誰與飭也其
曰幹父而曰考无咎考雖父在之通稱然以爻義
觀之上九為父諸爻自四而上皆近之此其長子
逮事父者也初最遠而在下此其幼子而父老或
不逮事者也人固有老而得子者象或以之

右明文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贊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楊廷秀曰初承考二幹母其父亡而母存乎

李子思曰遇者艮而為蠱者巽蠱之患非獨生乎

陽而陰實為之故母亦稱蠱

程正叔曰二應六五以陽剛之材在下而幹夫在

上陰柔之事也故取之幹母蠱為義

石守道曰六五陰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

蘭惠卿曰晉六二之王母亦謂六五也

正義曰居內處中幹母事也

朱子發曰六五位不當事之蠱也

案上九陽剛在上在蠱之時而位不當父之蠱也

世固有父沒而母任家事者以衆子在而母總其事

也故因六五以陰柔為一卦之主而取象於母之蠱

焉諸爻不取此義而獨于九二言之者以其正應在

上又處乎內有陽剛之材能幹者也又家事之敗

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材子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蠱

右明象

劉氏曰婦人之情矯拂或過則易以傷故欲得中

而不可貞固

馮當可曰治父蠱易治母蠱難婦人處事疑阻不

明易致忿怨二居巽之中不剛不柔六爻中治蠱

惟九二最善故能幹母之蠱而不堅執也

朱子曰言當巽以入之

林黄中曰母柔而子剛于義為得矣然而不可以為正也有母在上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咈矣

棄剛上柔下者貞之義也今二五柔上而剛下故曰不可貞幹父正也幹母變也幹母而又貞焉其不潰裂者鮮矣故聖人戒之

右明占

張舜元曰二以剛居陰在下卦之中事親以孝不

失于柔制義幹蠱不失于剛剛柔相濟不出乎中
人子之道盡矣
閭丘逢辰曰二負剛明之材于蠱之時欲治遠自
近治外自內豈屑屑然以閨門為己任哉幹母之
蠱亦時焉而已
都聖與曰不言凶悔者得剛柔之中也
程正叔曰齊王好色好貨孟子引之當道而已不
逆其欲也

諸說雖不甚同皆可以旁通曲暢

右明爻義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贊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朱子發曰上九位不當父之蠱也九三重剛而不

中幹父之蠱而剛過者也

蘭惠卿曰剛之太過不免小有悔然時方蠱壞非

剛過之材不能以濟故无大咎

程正叔曰以陽剛之材居下卦之上主幹者也雖剛過然在巽體順者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

都聖與曰悔自己言咎自彼言也

案本爻巽體陰也故為小上九艮體陽也故為大自本爻言之幹上九之蠱而不應上九以過中之剛行之宜不能无悔然體巽以行權而不至于咈戾則其悔者小也自上九言之本爻能幹其蠱剛過

而不應乎已宜不能无咎然所處當而不失其正

則已亦不得而咎之也故曰无大咎小大以巽艮

言也

右明象占

石守道曰九二九三全剛幹事近乎專權爻辭常

抑之

李子思曰處重剛之位而不應疑其改父之命或

至於傷恩故小有悔然承蠱弊之後有剛幹之材

體巽之權以濟事而委曲以行之无大過失作易
者論幹父母之蠱而寄之於巽三爻有深意也
右明爻義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贊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劉氏曰上為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
劉長民曰不能强幹以得其位猶可寬裕其事緩
而圖之斯宜止矣往求幹事得无吝乎

卜子夏曰以柔居陰不敏于事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

郭子和曰材力太柔未可往也

案當父之蠱而寬緩處之材力不足故也若不自度而冒焉以往見吝必矣蓋不能濟蠱是吝也裕者陰柔之象不宜往者艮止之象吝者上九非其應之象也故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往吝則吝在

我見吝則吝在彼也

程可久曰裕益也裕父之蠱與逢君之惡之義同

非惟不能幹又從而裕之

林黄中曰傳曰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命之曰益多

案裕之義惟二氏説同疑乃正説也孔子之傳

益曰長裕又曰德之裕則古葢以裕為益矣不

應蠱六爻皆能幹而无敗事者也大抵卦體陰

柔陰難之類以六居四多為材不能濟坤蒙師

卦可見矣

右明象占

胡翼之曰初六居敗壞之始能用權變以治其事今居已壞之後而无剛明之才故往見吝

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承剛或應剛獨本爻以柔而止蓋巽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者也

馮當可曰下三爻巽體故可以幹蠱以六居四比

九三爲和柔反不能幹徒能裕蠱蓋艮止而不巽非下三爻比也宜其往必見吝

毛伯玉曰九三之欿失之過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

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右明爻義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贊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張子厚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都聖與曰六五之與上九柔下剛上其象則子于父也

蘭惠卿曰以柔中之材為幹蠱之君是繼之主也柔則疑其不能幹事然而能用九二陽剛令譽之臣所以能幹父之蠱也

游定夫曰二處多譽之地材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

馮當可曰艮巽風山相觸而聲生焉用譽取有聲之象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蠱之為卦女惑男巽而止其疾疑若不可為也而卦之諸文皆以幹蠱言之遇蠱而能幹陰陽相濟所謂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遇之難付之无可奈何易中无是理也六五體艮之徳以柔居中而應巽之九二其所以幹者寄之于九二剛中

之臣也

案宣王承厲王之烈能用仲山甫令譽之臣當此爻也又或曰五君也有上九之父在則父老而子攝之時也

林黄中曰應乎九二故曰幹父之蠱六五賢母也九二賢子也婦人无家以夫為家母雖在上而所幹者父之事也不曰夫而曰父者從子而言也

案五不自幹而用二有譽之子以幹上之蠱則六

五當位上之妻也其不言妻惡婦人之與家事故
末言之此義亦通
右明文義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贊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林黄中曰王者五也侯者三也在五之上而不應
乎三不事王侯之象也
朱子發曰執剛不屈

陸希聲曰以尊剛之德為四五所承不事王侯

李子思曰高處艮山之上也

朱子曰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在其中矣

案卦之六畫以衡觀之則在卦之外為不事王侯以竪觀之則在艮山之上高而可尚矣不言事則蠱在其中也蠱之終則蠱之已治與蠱之已成皆无所事故不事而其事為高尚也

右明象占

都聖與曰其畫為九則陽剛之象其體為艮則能止之象在卦之終則无所事事之象

李去非曰師之上六不言師无所用師也蠱之上九不言蠱无所幹蠱也

李仲永曰處艮之極知止者也出于有事之外而不事其事其舉高矣

楊廷秀曰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

王侯然則為子而不事父與曰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蠱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為矣

程正叔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耦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棄若上九者其殆庶幾于懷抱道德而高潔自守者與有君子之德有飭蠱之材而无其位方一世之蠱或幹或裕投其身于悔吝之域者多矣獨上九居事物之外其德至剛其道知止謂所以飭蠱者天下之士各以其材而效其事于一世而无所用我焉故不事王侯而以高尚為事此微子箕子比干之徒致其身于殷之末造而太公伯夷獨居東北海之濱者也

右明爻義

王介父曰无為而用臣子者君父也有為而為君父用者臣子也蠱者臣子之任也故其爻雖得尊位亦幹父而已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之義取諸父子而移之者也故自初至五皆以父母與子為言能幹父母之蠱則國蠱可知矣至上九則其義有進退去就而不可施於父子故特以君臣為言也在一卦之外家道不可有外也

趙氏曰四爻皆以幹父之蠱爲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以在內卦之中也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在外卦之外也其在內則所幹爲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爲高

案爲子者遇家道之蠱不容不事事也上九陽剛在上父也六五陰柔居尊位上九之配母也四三其長次子也二父沒母在之子也初則母亦沒矣從凡以幹父之蠱者凡在下位者皆後生者也後

生則父母老而逮事之日淺故曰考曰不可貞也
生乎前則逮事父矣故曰幹也曰裕也六五母道
也而用材譽之子以幹其父不稱母不以婦人與
家事也上九父道也而取不事王侯之象不稱父
尊有害于過則稱已之義也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汪本中

謄録監生臣陳　遂